

庫文生學中初

傳列家治政界世

冊上

實仲秦 者編



印編局書華中
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

初中學生文庫 世界政治家列傳（全二冊）

◎

上冊定價銀一角五分



編者 秦仲實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陸費逵

印刷者 上海
中華書局印刷所
澳門路

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

世界政治家列傳

上冊

目錄

頁數

梅特涅·····	一
巴爾瑪斯頓·····	八
加富洵·····	一四
俾斯麥·····	二一
拿破崙三世·····	二八
林肯·····	三三
底斯列里·····	三八
格蘭斯頓·····	四五
派勒爾·····	五一

世界政治家列傳 上冊

沙利斯倍里

五六

世界政治家列傳

上冊

梅特涅

十九世紀是歷史上最堪注意的一個時期，因為在這個世紀中，發生的變化，比較以往任何世紀發生的變化，都要複雜而且重大些。十九世紀開幕的時候，拿破崙（Napoleon）的雄威正發展到絕頂，不過再過十五年，他就坍塌了。〔註一〕這時，歐洲各國走上了新道路，凡在打倒拿破崙一劇中扮演主角的人物，都成為歐洲政治舞臺上的領袖了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奧大利的梅特涅（Prince Metternich）從一八一五年起（即拿破崙崩臺的一年）至一八四八年止（即梅特涅被逐出奧境的一年）三十三年間，通常稱為梅特涅時代，由此可見梅特涅之重要了。

梅特涅於一七七三年五月十五日，降生於德國柯不勒茲城（Coblenz）他出世後，他的父親梅特涅伯爵即帶他移居於維也納，繼後，他父親出使萊茵流域上三小國，〔註二〕

梅特涅便在那樣優美的自然環境中渡他的幼年。稍長，遇着許多法國貴族，從那般貴族的談話中，得知許多法國大革命前路易十四世執政的思想。當時法國人民之所以起而革命，便是爲了反對那些思想。法國革命爆發於一七八九年，時梅特涅正在斯屈拉斯堡（Strasbourg）大學唸書。他親眼看見法國暴徒鹵莽絕滅，縱欲燒殺的景況。那種景況太可怕了，他永遠不會忘記。從此，對於一切引人作惡的「自由思想」都深惡痛絕。不久，離開斯屈拉斯堡，流浪於幾個德意志城市中，又碰着許多法國貴族，他們都是爲躲避革命黨人之攻擊而逃出來的，言談之下自然使他痛恨自由思想之根更種深了。

此後，在英國住了許多時候，先後遇着威爾士親王（Wales）喬治第四（George IV）等要人。一七九五年回到維也納，與一奧大利貴族女子結婚，因得時時往還於當地偉人名流之中，漸成一位「溫文爾雅」的美少年。他那舉止的大方，儀容的整齊，禮節的周到，凡遇見他的人，莫不交口稱讚他。繼爲奧王所聞，奧王也注意他，而且厚待他。嗣後，步父親的後塵，也被任爲奧國公使，出駐德意志各邦，至一八〇三年移駐柏林。在這七八年間，他痛恨鼓吹自由、提倡民權的心理，一天比一天厲害。自一七九五年以來，拿破崙勢燄之高

張，他無時無刻不留心着。拿破崙的地位是法國革命造成的，而受拿破崙軍隊之蹂躪最甚的國家，又莫過於奧大利。所以梅特涅恨「自由」，恨「革命」，尤其恨拿破崙，他要盡全力先打倒拿破崙。

一八〇四年，拿破崙稱帝，一八〇六年梅特涅任奧駐巴黎大使。拿破崙稱帝後，欲削弱德意志的勢力，（其實到現在，許多法國政治家仍然抱着這個觀念，）便與奧大利戰於奧斯特里茲（Austerlitz），大敗奧軍，結果毀神聖羅馬帝國，拿破崙自稱奧帝。又使德意志諸小邦組織萊茵同盟，受他的保護。諸位想想，梅特涅看了這些措施，對於拿破崙當作如何感想，不消說是恨徹骨髓了。他發現巴黎有多少地位很高的人，皆密謀反對拿破崙，便自任偵探，暗中幫助他們。無如拿破崙的勢力實在太穩固了，反動派種種陰謀，都沒有成功。而拿破崙對外征戰又節節勝利，一八〇六年打敗普魯士，一八〇七年又打敗俄羅斯，與俄皇訂約。梅特涅勸奧王再與拿破崙一戰，也沒有生效，結果在軍士監護之下，被送回維也納。隨後，奧與法雖再度開戰，奧軍終遭大敗。

一八〇九年，梅特涅始掌奧國外交，一連任了四十年沒有中斷。他上臺第一着，便是

要打破拿破崙與俄皇的聯絡。後來拿破崙果墮入彀中，欣然同意與奧皇的女兒馬利露意絲（Marie Louise）結婚。婚禮在巴黎舉行，梅特涅親自送公主去完婚（一八一〇年）。這完全是一套美人計的把戲。不過梅特涅覺得當時希望不大，還不足以根本推翻他，欲根本推翻他還得再等機會。事有湊巧，一二年後，果然新的機會到來了。一八一二年，拿破崙一敗於俄軍，一八一三年再敗於聯軍，奧大利遂於次年乘勢聯合列強攻法，陷巴黎，逐拿破崙於厄爾巴島（Elba）。拿翁既倒，歐洲因拿翁而生的一切重要的問題，不得不召集一個公會來解決，公會的地點選定在維也納。於是梅特涅成爲當時歐洲最偉大最重要的人物，而且憑他卓絕的才幹，靈敏的手腕，終於在短期內使各國同意其維持和平的主張。

照維也納會議條約的規定，各國得收回在拿破崙勢力膨脹時所失去的土地。因此，奧大利也收復大部分已失的土地，現在算是德意志與意大利中極有勢力的國家了。意大利中有七個小國，而奧國在意大利北部使用強力佔據了兩省之多，即倫巴多（Lombardy）與威尼沙（Venetia）。德意志中，普魯士在北部佔有很寬的面積，可是仍不及奧大利在境內所佔的面積之廣闊。

梅特涅的本心是要使法國成一弱國，同時是要遏制人民的暴動，以防重演如法國革命大屠殺大流血的慘劇。英國外交大臣卡斯列里（Castlereagh）同情於他，普魯士、俄羅斯也從中贊助他，他便積極籌劃防止第二次大戰的方策。他主張各強國的大臣應時時會商，討論歐洲的政事。後來，奧、普、俄三國君主組織了一個同盟，叫做神聖同盟（Holy Alliance），便是依照他的主張辦的。當時英國雖未加入，可是梅特涅召集第一次公會時，卡斯列里卻也曾不遠千里地親身去出席。

後來，梅特涅的本心漸漸地顯露了，大家才知道他的本心是在壓制一般努力於自由解決的人民，尤其是壓制當時意大利境內受奧國統治的人民。卡斯列里至此乃改變態度，對梅特涅不像從前那樣表同情了。一八二二年卡斯列里去世，繼長英國外交的甘寧（George Canning）說，英國決不再出席於那種公會了，梅特涅的計劃——欲所有強國都站在他這一邊來——於是開始失敗，連年各國都有人民叛亂之事發生。一八三〇年意大利境內也發生革命，梅特涅貫徹其武力干涉主義，仍出兵入意，壓制革命黨人的勢力。此後尤復變本加厲，對於人民的一切權利的要求，一味施其高壓手段。無奈人民的

怨恨愈壓愈深，革命的怒潮愈積愈大，大動亂到來，終不是他所能應付的。

大動亂發生於一八四八年。這一年中，差不多歐洲各國都有人民動亂的事件發生。正月，意大利極南部之西西里（Sicily）革命開始。二月，法蘭西人民暴動，卒至國王路易·菲利普（King Louis Philippe）退位逃亡。三月，倫巴多威尼沙兩省的人民起事，反對奧國的統治。兩省的叛變尙未經梅特涅平服，而奧國首都維也納亦發生革命，匈牙利（Hungary）境內馬扎兒人（Magyars）在哥修特（Louis Kossuth）領導之下，也動亂起來。在維也納，學生工人與兵士搏戰，旋相率闖入梅特涅的公館，因為他們痛恨梅特涅，痛恨梅特涅向來箝制人民自由的一切高壓政策。這時梅特涅已經有七十四歲了，他覺得對於這一次的叛亂，他實在無法應付。他想：還是躲避一下的好。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四日，他便偕同他的夫人一路逃出歐洲大陸。在那時沒有遭受革命大痛苦的國家，僅英、荷、比數國而已，所以他們逃到英吉利登岸，在布里墩（Brighton）住了幾個月，後來再渡過海峽，到比國不魯捨爾（Brussels）住下。

一八五一年，他才回到維也納去。（一八五九年去世，享年八十有六。）那時各國動

亂已經平息，依他看來，歐洲政局並沒有因動亂而改變，可見他的政策仍然是對的；其實完全看錯了。誠然，他是操持歐洲政局至三十餘年的大政治家。可是到他下臺的那一年（一八四八年），新時代已經開幕了，惜乎他毫不了解這一點。他不讓小國有獨立自主的權利。而一八四八年諸小國之所以革命，便是想爭取這種權利。當時她們雖未成功，是不久，她們獲得鬭爭的新力量，新方式，終於擺脫了奧國的專制。所以合乎梅特涅理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雖說他生當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，而且能處處表現出他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，

然而他是屬於過去的，他的政策在新時代的歐洲終不適用；適用於新時代歐洲的政策，只好讓位新政治家去擘劃了。

〔註一〕 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，英、俄、普、奧同盟軍攻陷巴黎，拿破崙即被放於厄爾巴島。一八一五年三月，拿破崙得知同盟國家內部不和，法國國王不愜民意，遂從厄爾巴島潛回法國，以圖再起。不幸同年六月十八日，與英、普聯軍戰於比利時滑鐵盧，一敗塗地，再被放於聖海倫島。

〔註二〕 當時德意志分成許多小國，還沒有統一大國。

巴爾瑪斯頓

巴爾瑪斯頓 (Lord Palmerston) 也是十九世紀中極著名的政治家。生於小辟德 (Younger Pitt) 初次組閣的後一年 (即一七八四年) 卒於美國內戰告終，林肯 (Abraham Lincoln) 被刺之年 (即一八六五年)。八十一年的生活可謂太長久了，而巴爾瑪斯頓 居之，宵旰勤勞，毫不覺得懨倦。二十三歲入議院，直至去世的一年，還負着首相的責任；連頭帶尾算起來，服務於國家的時間差不多有六十年的光景。一生中，國內外發生不少鉅大的變化，可是他本身始終如一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。大多數英吉利人無時不尊敬他，愛戴他。這便是因為他事事都能替大多數英吉利人打算，而且真能先英吉利人之憂而憂，後英吉利人之樂而樂的緣故。

照他的稱呼上看來，Lord Palmerston 不是英吉利人的稱呼，而是愛爾蘭人的稱呼。並且他也未常出席貴族院，因為他不是由愛爾蘭貴族選入貴族院的。愛爾蘭貴族，不過是由英吉利人選入下議院的議員罷了。他的祖先來自俄里克省 (Warwickshire)，某

一世祖先曾爲國效勞，駐節於愛爾蘭多日，當局便賜以愛爾蘭貴族的名號。此後，除了有幾塊土地在愛爾蘭而外，他們與愛爾蘭簡直沒有什麼關係。巴爾瑪斯頓的父親在漢蒲省（Hampshire）有一座漂亮房子，依山傍水，風景很好，巴爾瑪斯頓的童年便是在那樣優美的環境中渡過的。後來入哈羅（Harrow）唸書，繼赴蘇格蘭，跟着愛丁堡（Edinburgh）某博學的教授求學，不久，入劍橋大學。一八〇七年入下議院，爲甘寧（Cannings）的黨徒。一八〇九年任陸軍大臣，在政府中始有地位。連任至一八三〇年，格萊（Lord Grey）組織內閣，遂任外長。從這時起，才得施展他政治家的才能。

他任外長，連任十一年，其間僅間斷過幾個月。上臺的一年，法蘭西、比利時、意大利及其他大陸國家都有革命發生，正是他施展才能的好機會。比利時人民的革命，是想推翻荷蘭的統治，而由自己組成一獨立的國家。巴爾瑪斯頓對之極表同情，多方幫助她。後來比利時不但獨立成功，而且由各大國簽訂一約，承認她是永久中立國，任何國家都不能侵略她。在意大利，巴爾瑪斯頓也極力幫助該境人民爭取本身的權利，極力使他們免掉奧法的干涉。因此，人人說他是活動的外長。在有些人看來，也許以爲他過於干預外事了；

可是平心而論，他不訴諸武力而增加英國的聲譽，雖多多的干預外事，又有什麼妨害？

一八三七年女皇維多利亞（Queen Victoria）卽位的時候，巴爾瑪斯頓算是朝中最重要的人物。差不多他高興怎樣辦便怎樣辦。但是有時也碰到困難；不過一遇困難，他便寫一篇漂亮的文章，或者來一篇動人的演說，使人聽了，覺得他並非敷衍，確已盡力在做，自然予以相當的諒解，他的難關也就可以渡過了。國外忌恨他的人首推梅特涅，因為他的政策與梅特涅的政策正相反對，如對法蘭西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種種外交上的處置，都與奧大利的利益相衝突。一八四一年民黨失勢，反對黨辟爾（Sir Robert Peel）組閣，巴爾瑪斯頓外長的命運不得不告一段落。

巴爾瑪斯頓下臺後，僅爲下議院議員，不時參加辯論，也很怡然自得。他歡喜演說，寫文章也寫得很漂亮，凡讀過他寫給英國駐外大使的信的人都知道。但是有人問他願不願意替季刊作一兩篇時事論文的時候，他的回答卻是否定的。他說，如果有話可說，那寧可拿到下議院去說了。所以他的時間多半花費在下議院攻擊辟爾政府所處理的外交事件上。他和他的同黨贊成廢除穀物條例（Corn Laws），如果辟爾不接受，民黨就要通

過這個議案。一八四六年，辟爾果然廢除穀物條例。但是廢除後，辟爾不復能維持其內閣的命運，只好辭職。王黨既倒，民黨拉塞爾（Lord John Russell）繼起組閣，巴爾瑪斯頓遂又任外交總長五年。

當時歐洲政局更不寧靜。梅特涅的高壓政策，在意大利、德意志以及他本國用得太過火了，終於激起一八四八年各地人民的大動亂。是年沒有遭受革命苦痛的大國，只有英國。所以巴爾瑪斯頓很有時間和精力，排解他國的困難。當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退位逃亡（一八四八年二月），第二共和國成立的時候，巴爾瑪斯頓覺得最好是維持共和政府，並且勸別的國家也幫助他。當意大利人起事，反對奧國統治的時候，（一八四八年三月），巴爾瑪斯頓覺得意大利人的行動是正當的，也希望他們成功。惜乎奧國勢力復元，薩丁（Sardinia）國王又大遭挫敗。當時法國很想起而干涉，但是巴爾瑪斯頓深恐因此引起全歐的大戰，則極力勸阻。且當奧大利與薩丁停戰媾和的時候，巴爾瑪斯頓則勸奧國不要把和平條件定得太苛刻了。薩丁新王耶瑪溜（Victor Emmanuel II）力爭其人民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既得的權利，巴爾瑪斯頓也多方鼓勵他，幫助他。經過若干

年的苦鬪，耶瑪溜終得統一意大利，而統一的工作多半是在巴爾瑪斯頓去世之前完成的。所以巴爾瑪斯頓親眼見着他所鼓勵的事業達到目的。

法國第二共和政府成立後，路易拿破崙（Louis Napoleon）當選爲總統。至一八五一年，路易拿破崙忽大施其獨裁政治，甚欲推翻共和，而代以帝國。巴爾瑪斯頓大不以爲然，可是他覺得路易拿破崙之改革如果不成功，則必有發生第二次革命的危險。所以他告訴他的同僚，反而暗中幫助路易拿破崙。維多利亞女皇覺得巴爾瑪斯頓有許多事情不啓奏於她，便執行起來，未免太專擅了，因此大不滿意，當時下詔，免他的職。巴爾瑪斯頓第二次外相的命運於此又結束了。不過，第二年阿伯淀（Lord Aberdeen）組閣，他又得回到內閣去，惟所掌職務不是外交，而是內政。

阿伯淀政府特別容易記憶，因爲這個政府組成之時，正是有名的克里米戰爭（Crimean War）爆發的一年（一八五四年）。諸位記得這一次戰爭是英國助土抗俄，後來法蘭西、薩丁也加入同盟，一致幫助土耳其打俄國。起初英政府佈置不周到，以致英兵因克里米情境之惡劣而死於疾病者不少。阿伯淀遂於一八五五年辭職。阿伯淀去後，巴爾

瑪斯頓即繼爲首相。巴爾瑪斯頓精神飽滿，策劃有方，上臺不久，民氣爲之一振。他平常總是表現出很高興很曠達的模樣，可說是十足的樂觀主義者。在那種淒慘恐怖的戰爭中，英國人確實需要那樣一個人來做他們的首相，時常鼓勵他們的希望和勇氣。克里米戰爭能結束得那樣早（一八五六年），巴爾瑪斯頓的達觀態度實不爲無功。

這時，巴爾瑪斯頓的年齡，已有七十多歲，可是他的儀容，他的舉止，還是和少年一樣。老百姓們看見他那種矍鑠精神，戴着白帽，騎在馬上到議院去，莫不交口稱羨。許多批評家在早說他的壞話，現在卻都掉轉筆鋒來恭維他，說他是當時最適當的首相。一八五八年下臺，十八月後，重行組閣，這次上臺，一直維持到他去世的那一年——一八六五年。克里米戰爭以後，國外發生不少糾紛，於英國都有利害關係。一八五七年有印度叛亂；一八五九年有奧薩之戰以及意大利統一運動；一八六一年美國發生內戰，隨着又是英吉利北部棉花工業的糾紛。可是巴爾瑪斯頓應付這種種糾紛，始終保持着活潑的精神，毫無苦惱懣倦的表示。

一八六五年，巴爾瑪斯頓忽然生病，竟一病不起，溘然而逝。英人失此良相，莫不哀痛。